

孝經注疏

一
函
二
冊
函

孝經注疏序

毛氏高氏
向自敬固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臣邢

昺

等奉

勅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 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
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
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
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
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
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
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
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
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
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

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

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
純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
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
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
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
先儒注中採摭菁莪去煩亂撮其義理
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程頤撰
國朝刻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御製序并注

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

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闡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摠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

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
偶於間居因得待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荅參是以集
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
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
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
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
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
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
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
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旨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
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
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
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
而始問荅以中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荅按
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也且辭義
血脉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
荅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荅之事首章言
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
順民皆遙結道本荅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
曾子言首章荅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

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
乘間曾子半也。與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
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為理
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
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慙慙在悅
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
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
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論。林子巽
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
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眾。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
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徧告諸生。又有對者。
當參不讓。儕輩而獨答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
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
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
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
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
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
孝經。以摠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
不獨假曾子為言。以參徧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
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

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
 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
 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
 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
 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
 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
 說為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
 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為證則作在魯哀公十
 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
 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按
 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
 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
 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
 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輔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
 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
 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
 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
 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
 以御四者故亦為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

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為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較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也玄宗唐第六帝也諱隆著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七十八登遐論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為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勗和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陸澄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外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

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通來至元誠乃注周易都無注孝
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
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
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
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麻六藝論毛詩謂荅臨頌難禮許
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盲荅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
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
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
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立碑銘具載諸
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薄周易尚書中候尚書
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立至
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立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
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
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立之傳業弟子師
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立所注時明
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立又爲
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開焉有義無辭令予嘗或舉鄭之
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
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
云立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

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
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
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
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
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
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
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
不覺其非求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
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
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
逸不被流行隨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入處
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
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
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為孔鄭二
家雲泥致隔今論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為
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
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
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
荀利范曄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其載此注為優且其注
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

爽經言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
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
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
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
諺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
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
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
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後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
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久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
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
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
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
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
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夷拘於流俗不能發明
古義奏議排子立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鄒常等十人
盡非子立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
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為定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疏 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

末凡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甲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雖因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

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

疏 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

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

故引以為序耳 **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 正義

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大古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世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譽美之稱曰譽講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曰益著

見故曰親譽益著也 **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

疏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故**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 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 **於**

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

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

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為順事

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

子曰吾且心存春秋

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

也 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今言

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摠名故變仁言德也

經曰昔者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段序已仰慕先

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

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

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侯

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

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 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

哲疏正義曰復猶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

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 雖無德教加於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

百姓疏正義曰上遜辭也 庶幾廣愛形于四海疏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

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

繁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 嗟乎夫子沒而微

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段歎夫子沒

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踏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

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

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咸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夫

義悉

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

正義

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烏鼠山之東北昔皇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王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詩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制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經

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造秦焚阮
之後典籍滅亡雖得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
顏貞考經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正義

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

其至江津也不觴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

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乎濫觴巨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醴也謂發源小

如一釵漢者巴蜀之間地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

立劉季以為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

兄子子嬰冬十月為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

王為義帝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

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

大收篇藉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

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篇以相傳授言其

至少故云濫觴於漢也其後復盛則如江矣釋名云酒澆曰

糟浮米曰粕既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

喪但餘此

糟粕耳 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 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

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問五傳者謂名專已學以相教授分
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
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
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
同時卡錄云名微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
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
夾二義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

國風雅頌分爲四詩

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
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下

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
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端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
農鄭玄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
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
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
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授后蒼輩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
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
公所述以經爲訓誥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爲魯詩

去聖

逾遠源流益別 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木曰源水
行曰流源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

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眾流謂其交不同也近觀孝經舊注踳

駁尤甚疏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

乖也駁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至於跡相祖述殆且

百家疏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也跡蹤跡也祖始

為始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為也殆近也言

近且百家曰其多也案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

邵熒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昶殷仲文車胤

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

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眾鄭玄所說各擅為一家

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議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疏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

已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尚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
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
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
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也
希升堂者必

白開戶牖

疏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山升我堂矣未

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
其門而人必自擅開門戶牖牖矣言其妄為穿鑿也

燃

逸駕者必騁殊軌轍

疏

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
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顏淵

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
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
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
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
曰軌車輪
所轍曰轍
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
疏正義曰

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
之至言也浮偽謂浮華說辨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
道華辯致使大道至言皆為隱蔽其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
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偽耳大意不異也 且傳

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

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

別名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得自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為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為至當歸一精義無一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主也

有二三將言諸家 空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

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剪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 韋

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疏**

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為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暢經義望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允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事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

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麟字仲翔
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為老
子命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紹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
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若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
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
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

澄譏康成之注

疏

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
景城人炫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

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
可責其賦役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
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
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三十家雖義有精麤並堪講授周
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
律歷窮微微妙公私文翰未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
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謚宣德先生初
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
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無不知
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勗所學
為非鄭玄所注請文在理或當何必求人疏曰言
藏秘書王儉違其議

但存注釋之理允當不必
譏非其人也求新責也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

五經之旨趣
疏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
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

諸經之旨趣耳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
疏正義曰約省也敷
布也暢通也言作

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
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分注錯經理亦條

貫疏
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
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
一以貫之是條之理也
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疏
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纒以象德注
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

執琬圭以致命焉纒藉也又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
行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牛以上又半為球節諸侯有

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止繁
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

幾有所神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
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
且夫子談經志心取

垂訓

疏 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

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

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

疏 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

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

之內意有兼明

疏 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

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強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脩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

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

疏 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散夫子之

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疏以廣大發越揮

經旨也

孝經序終

中情嘉書王國重器
南中深樓藏中出



正德...
回...
回...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武寧盧浙葉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

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摠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一冠諸

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

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所

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

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

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

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

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

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講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

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

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

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

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

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刑相

禮部儀典
直司敕直

因即大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
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
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忠於事君也喪親章
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
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
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

仲尼孔子字

曾子侍

曾子孔子弟

疏

仲尼居

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
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
問居為之陳說自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
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
仲尼至問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
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既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
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
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
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
丘蓋以孔子生而汗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
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
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

帝又以仁爲娶以尼爲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
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
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
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又孔子世家皆云
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
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爲宋
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爲用乙配
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
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闕居者古女孝經
云仲尼間居蓋爲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
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
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
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
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早者在尊側曰侍
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
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

也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

陸上下無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

人和睦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

知之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

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教之所由生也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曾參起對故使復坐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

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

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

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

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為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

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

○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

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為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然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章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

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

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疏。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疏。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先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

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其後正義曰云能言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意

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

終於立身也〔疏〕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

能立其身而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肉事其親也。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

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

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

思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玄以為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為終也。者劉

炫駁云若以始為在家終為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為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大雅

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脩

其〔疏〕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德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為人子孫

者常念爾之先祖常述脩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此並毛傳文厥其也釋言文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先祖之德而

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

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不言不虛發也
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
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況指則云詩曰
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
名即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
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

疏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
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

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
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
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
始謂王者為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博愛也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

姓刑于四海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比目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

法則

蓋天子之孝也

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疏

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

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為天下眾人言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為君常思安人為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為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于

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攀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王者並相通否？梁王荅云：天子旣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辰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旣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

正義曰刑法也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
惡其親者疑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
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於四海也
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
姓則謂百姓為百官為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
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四
海既為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
為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
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
○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
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變舉其大略
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
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
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
名位須謙夫子曾為大夫於士尚謙而亦云蓋甫刑云一
也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甫刑云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

非人皆賴其善疏

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天子述天子之行孝既賴其善疏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

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
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
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
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
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
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
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
戎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
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
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
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
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
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
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
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
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
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子一人子
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同是謙也
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
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書傳

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孝經注疏卷第一

精義著于國重華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長沙縣民
國朝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武寧盧浙棨

孝經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撫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

卷釋文按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

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

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

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

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

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

孝經臺中閒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

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

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

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末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

付姪懺收時寓下之廢寺居東齊南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

宋岳珂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音釋卷末有木刻亞

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

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

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

三字經文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識皆元泰定間刊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按正義無別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即據是刻而言

閩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刻分卷同

字餘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注同正義雙行每行亦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按勘記

重脩監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萬曆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按勘記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崇禎己巳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按勘

記

孝經注疏

卷之

第

一

卷之

第

一

卷之

第

一

孝經注疏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序

此五字頂格在第一行闕本監本毛本同案注原作註今訂正下同說詳唐元宗序

以下凡他本與此本同者不載。註今改作注。

今特翦截元疏

案藹原作剪俗字今訂正下同此本序低二字分作六行闕本監本低一字分

作四行毛本頂格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 邢 昺等奉

勅按定注疏

是銜在第八行第九行魚字另提行

並低字半闕本監本在第六行第七行魚字另提行低

一字毛本在第二行序前翰字上增宋字低一字臣字

不側註校作較案當作按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按

經典及釋文以爲比按字案王溥唐會要云天寶五載

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

令集賢院寫頒中外又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

經部行沖為味
立於學宮即序所謂今存於疏用廣發
揮者也宋會要
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
冲疏約而備
四年九月以獻崇文摠目孝經正義三
卷邢昺撰咸平
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
即據行冲書也
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

成都府學主鄉

貢傳注

奉右撰

此十二字在第十行
低字半闕本監本在

第九行低一字
毛本改入序文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
也之下案秀水
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都
府學主鄉貢傳
注奉右撰

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

嘉善浦鏗正誤云寄當莫字
誤案寄字不誤浦鏗所寄屬

下讀因疑寄為誤字浦鏗書不盡是據此類是也

雖備存祕府

闕本祕作秘案秘俗祕字後仿此

皇侃

闕本監本毛本作皇侃案侃俗侃字

播於國序 毛本於作于

辨鄭注有十謬

闕本監本毛本辨作辯案張參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乃自八分御札

闕本監本毛本札作札是也此本御字提行是宋刻舊式闕本監本承之毛本

改接分字下

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此監本毛本臺作臺是也下仿

孝經正義

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

臣

邢

昺

等奉

勅校定

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金字另提行此本

以下不著闕本

弟二行但著宋邢昺註疏五字第三行

墨釘與宋字並

少卷同監本二三兩行刻校刊官銜首

行孝經正義下

右宋邢昺校四字毛本在第二行校作

較後並同案較

出作撰監本宋誤朱今改正

御製序并註

此本御字頂格開本監本毛本低一格疏同
監本註字加圈毛本作陰文石臺本唐石經

註作注是也又案唐會要云開元十年六月
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
重注亦頒天下云云是注凡再脩正義但云開元十年而不及天寶五載非也

博士江翁

毛木作博士是下仿此

少府后倉

毛本倉作蒼案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傳作
蒼

相譚新論云

閩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案作相避宋欽宗
諱此翻宋十行本之證譚當作譚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

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
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

信陽太宰純所按偽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經
一千八百六十一字

周書謚法

毛本謚作諡盧文昭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
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錯曰兮聲也謚

笑兒从言謚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謚字云上餘竝同
今說文余向於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

為真說文之舊矣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諡諡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諡為笑聲音呼諡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諡竝不从兮从皿即字林以諡代諡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為然從之案毛本作諡法非也下仿此

至順曰孝

案浦鐘云諡法解無此文

恣而言之

閩本恣作恣監本毛本作總案作總轉寫之異當作恣顧野王玉篇張參五經文字皆作

總唐元度九經字樣恣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俗作恣恣非是

而為孝事親常行

案正誤作孝為是也

夫子隨而答參

閩本監本毛本隨作隨後同答毛本作答閩監本作答案作答非也五經文字

答答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答本小豆之一名對答之答本作奮經典及人間行此答已久故不可改變下仿此

夫子刊緝前史

毛本緝作輯

而修春秋

監本修作脩案經典多作脩下仿此

按鉤命決云

此本誤決監本毛本作決案玉篇云決俗洪字張參亦云作決訛下仿此

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

此本作本毛本作本下仿此

孰能非乎

正誤非作外

名教將絕

此本作絕毛本作絕是也下倣此

以為對揚之躰

闕本監本毛本躰作體案玉篇云躰俗體字

非待也

正誤待下有問字是也

皆遙結道本荅曾子也

正誤道本作首章

必其主為曾子言

此本主誤王今據闕本監本毛本改正

首章荅曾子已了

正此本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何由不待曾子問

毛本由作出避明熹宗諱後同

更自述而脩之

正誤脩作明

且三起曾參待坐與之別

正誤三作首別作言

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

正誤故作蓋

說之以終

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須更借曾子言

此本更誤史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楊雄之翰林子墨

毛本楊作揚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
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

周宣王子尚父幽王

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為

氏漢書楊雄未傳云

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

河汾之間應劭曰左

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

楊縣即楊侯國正誤

云蓋本誤楊非也

經教發極

正誤極作卦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

此本誤作日閩本監本毛本日改目是也

然入室之徒不

案不下脫一字

則凡聖無不孝也

毛本孝誤盡

龍逢

閩本監本逢作逢

孝以伯奇之名偏著

監本毛本以作已案當作已正誤云之當孝誤是也

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案大戴禮本作術

內史太史

案今本大戴禮作大史內史

此御政之體也

閩本監本毛本體作禮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

諱隆著

閩本毛本著作基不誤

謚曰明孝皇帝 明字據毛本補

敘緒也 此本誤叙闕本毛本作敘是也下仿此

言非但製序 此本但誤且今依闕本監本毛本改

案今俗所行孝經 文苑英華行作傳

而晉魏之朝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魏晉是也

有荀昶者 監本毛本作景非

晉末以來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已來

著作律令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在是也

遭黨錮之事逃難 案此下當依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注禮二字

鄭君卒後 唐會要君作元

有中候 此本誤候依闕本監本毛本改作候

大傳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書傳是也

毛詩謂 闕本監本毛本謂作譜是也

許慎異議 文苑英華唐會要許上有駁字議作義是也

箴膏盲 監本毛本盲作育是也

分授門徒 闕本監本毛本作分橙誤也文苑英華唐會要並作分授

各述所言 文苑英華唐會要所作師是也

更爲問答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更相是也

唯載禮易論語 此本唯誤佳今依闕本監本毛本改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下有詩書二字是也

趙商作鄭元碑銘 文苑英華唐會要元作先生

具載諸所注箋驗論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作稱諸作其驗作駁是也

晉中經薄文苑英華唐會要薄作簿

尚書守候開本監本毛本守作中不誤唐會要文苑英華尚書字並重是也

則有評論此本有誤者今改正

宋均詩譜序云文苑英華均下有於字譜作緯唐會要亦有於字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此本北誤比今改正

非元所注時明監本毛本時作特文苑英華亦作特所上有之字唐會要惟注字作著

其所注皆無孝經文苑英華唐會要其下有為鄭元傳者載其七字

唯范氏書有孝經監本范誤鄭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此七字

有司馬宣王奉詔文苑英華唐會要王下有之奏云三字

而不言鄭文苑英華而下有都字

好發鄭短好發文苑英華唐會要作發揚

而肅無言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

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

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為之注

又孝經序云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則

鄭氏曾注此經或成於後人之手未可知也非之者始

於陸澄而極於劉子元此固無關乎異同因讀子元議

附訂於此

辯論時事監本時誤將文苑英華作論辨時事

未有一言孝經注者文苑英華唐會要無者字言下有引字注上有之字

以此證驗文苑英華唐會要以作凡是也

乘後謬說文苑英華唐會要後作彼是也

此注獨行於世 文苑英華世作代

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 文苑英華言上有夫字謬作疎唐會要脫下四字

語甚詳正 諸本甚誤其據浦鏗正誤改

不被流行 文苑英華唐會要被作復

祕書學生王逸 文苑英華王下有孝字又注云一本生作士案唐會要作士

送與著作王劭 唐會要文苑英華作字下有郎字

仍令校定 毛本校作接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 文苑英華唐會要此下有本字

定此一十八章 此本此誤比今改正文苑英華此下有為字唐會要此為二字倒誤

具載此注 文苑英華此上有此注而其序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十五字唐會要同序下有云字

無出孔壁

無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元

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文苑英華唐會要尚未作有字是也

妄作傳學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妄作此傳是也

具禮矣

唐會要文苑英華矣下有乎字

然故者建下之辭

建下闕本監本毛本作逮下亦非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連上是也

是古人既沒

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是古文既亡

以應二十二之數

文苑英華唐會要之上有章字

非經久不真

監本毛本久作文

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文苑英華作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唐會要用改因

脫之應功

文苑英華唐會要及日本所刻偽孝經孔傳並作脫衣就功

暴其肌體 偽孝經孔傳作暴其髮膚

朝暮從事 偽孝經孔傳朝作旦

露髮徒足 偽孝經孔傳作需體塗足文苑英華亦作塗
唐會要作跣足

少而習之其心安焉 偽孝經孔傳之作焉安作休

分別五土 此本土誤士今改正

欲取近儒詭說 文苑英華唐會要下有殘經缺傳四字

請准令式 唐會要作望請准式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 唐石經此三字八分書

䟽 此本䟽字陽文加圈於外監本方圈闕本毛本陰文
闕本作䟽監毛本作疏案疎疏古今字唐人多作疏

至於序未

闕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凡有五段

此本作段闕本作段毛本作段案當作段今依訂正下仿此

朕言惠可底行

案當作底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今說文本底字下有一畫誤字當

從氏段王裁云此說大誤底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為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底少下一畫者惟唐石經刻五經文字广部底誤底厂部底致也不誤

目之不觀

闕本監本毛本觀作觀

中古末有釜甑

闕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其風朴略者

闕本監本毛本略作畧案古喻略字皆田在左

因親於外親

浦鏜云因周禮作姻

大古帝皇之世

闕本監本毛本皇作王案作皇與曲禮注合

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唐石經此處殘闕經作治方作理避唐高宗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唐石經此處殘闕

至形於四海毛本於作于案經作于

公侯百子男閩本監本毛本百作伯是也下百七十里

公侯地方百里案王制地作田

朕嘗三復斯言岳本嘗作嘗石臺本作常案作嘗是也

刑于四海唐石經此處闕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刑作形案正義曰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

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

無繁改字監本毛本繁作煩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唐石經絕字殘闕石臺本岳本監本毛本作絕案作絕是也說文絕

斷絲也从系从刀从卩廣韻云絕斷也下仿此

異端起而大義乖監本起作起案監本凡從走字多作走

典藉散士闕本監本毛本藉作籍士作亡是也

葬魯城北四上闕本監本毛本四作潤是也

況泯絕於秦石臺本泯作泯避所諱

為周孝王養馬於汧謂之間闕本監本毛本謂作渭是也

及非子之曾孫秦仲監本秦仲誤秦伯下稱秦為秦監本稱秦為秦亦非

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案史記按作以

王十四年闕本監本毛本王作三不誤

享干越進日也闕本監本毛本享作淳干闕監本作于是

封子弟立功臣

案史記無立字

何以輔政哉

案史記輔政作相救

建萬世之所

案史記所作功是也

皆阮之咸陽

閩本監本毛本阮作坑下焚坑此本作焚
阮案史記作阮坑俗阮字

不避風雨

正誤兩作則屬下讀

大收篇藉

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是也

出其交芝所藏

閩本監本毛本交作父是也

沉其少

閩本監本毛本沉作况案當作况

左氏傳三千卷

閩本監本毛本千作十是

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

案卷下當作穀梁子魯人名
赤

十錄云

案十當作七

王吉善鄰民春

閩本監本毛本民作氏不誤

毛詩商詩

監本毛本商作韓是也

傳至大毛公名享

閩本監本享作亨案當作享

萇名置其篇

閩本監本毛本名作各是

傳夏侯始昌

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

昌授后蒼輩

毛本輩作輩案輩俗輩字

以經為訓話教之

閩本監本毛本話作話是

近觀孝經舊註

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注案漢喜宋人經注之字從無作註者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

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彳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揖

廣雅云註識也是也

踏駁尤甚

閩本踏作躅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監本毛本作躅是也駁石臺本唐石經本岳

本作駁

虞槃佈

正誤佑作佐從隋唐志接

賀場

案場當作場場字德迪南史有傳

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

閩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

其上室之名

閩本監本毛本上作十是也

必自擅開門戶牕牖矣

毛本牕作牕監本作牕並非下仿此

必騁殊軌轍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閩本毛本軌作軌不誤下同

面回膛若乎後耳

閩本監本毛本瞳作瞳是也正誤耳作矣

小道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

案上道字當作成諸本並誤

唯行小道華辯

閩本監本毛本辯作辨

言惡乎有而不可

監本毛本有作存案莊子作存

此文與改同

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彼是也

唯榮華作偽

閩本監本毛本作下有浮字案序文當有

不為義列

監本毛本列作例是也

例則馬融亦謂之傳

浦鏜云例當何字誤下疑有脫文

虞翻

岳本作翻與今本三國志同下同

事吳

閩本監本毛本事作仕是也

為老子命語國語

案命當作論

炫自陳於丙史 閩本監本毛本作史此本誤史今改正

乞送吏部 案隋書本傳送下有詣字

雖義有精龕 閩本監本毛本龕作粗案當作羸

用功頗少 案隋書作差少

未嘗舉手 案隋書舉作假

傳覽無所不知 閩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請文臧祕書 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易行上繁荷 閩本監本毛本上作止荷作苛案周禮鄭注作去煩苛

錯侯 閩本監本毛本錯作諸不誤

聯字分強 正誤強作疆

志在殷勤垂訓

毛本勤改懃案殷勤亦作慇懃

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

浦鏜云順當須字誤是也

孝經注疏序按勘記

終

新建生員杜鰲按

孝經注疏卷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熙寧石刻不載分章此本此行在第二行頂格疏另提行亦頂格闕本監本在

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竝低一格疏文接第一字下提行處低二格後章竝同鄭注本無第一第二等字釋文可證

以此章總標

監本毛本作標案作標不誤下標其同

樂歌竟為一章

案今本說文作樂曲盡為竟

耶夫孝始於事親也

闕本毛本作耶夫是也

揚名之上

正誤上作義

因諫爭之臣

闕本監本毛本爭作諍案玉篇云爭諫也或作諍

即忠於事君也

案忠當作中

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 正誤紀作終

白標巳字 監本毛本標作標是也案已當作巳

徵在既往廟見 案廟乃庶之譌問本監本毛本作廟

蓋以孔子生而汗頂 監本毛本汗作汙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汙索隱謂汙音烏窳也白虎

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邱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汙是也

而劉獻述張禹之義 監本毛本獻作璣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九獻洹等字此作獻承避朱

諱故也

又以邱爲娶 監本毛本娶作聚

宋閔公 正誤閔作襄是也

右文孝經云 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古不誤

曲禮有侍坐於先生

閩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侍令改正

言先代聖德之生

監本毛本生作王石臺本岳本作主

汝知之乎

岳本汝作女鄭注本同此正義本則作汝字

曾子避席曰

鄭注本避作辟用假借字與此本不同

敏達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毛本達作達達從韋得聲韋音他葛反作達非也下仿此

夫孝德之本也

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本作卒石臺本注同案說文作本五經文字云經典相承從

隸省作卒後同

人之行莫大於孝

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夫字是明皇所刪也

吾語汝

岳本汝作女

參性不聰敏

閩本聰字模糊監本毛本作聰俗字

云教之所生也者 案正誤生上補由字是也

以一管衆為要 浦鍾云下當脫參曾至之義。正義曰九字案下文劉炫疑正義二字之譌

性未達何足知 盧文弼按本下補此依劉注也五字

然性未達 案然當言字之譌

已當全而歸之 石臺本岳本已作己是也

揚名於後世 唐石經世作世避唐太宗諱

光顯其親 石臺本岳本顯作榮案正義亦作榮

言能至其後 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為案注當作為

未示其跡 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是終於立身 正誤身下補也字是也

無念爾祖鄭注本作毋念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

義本則作無念

常述脩其功德也正誤當作當

即言句曰武曰閩本亦誤句監本毛本作句是也

天子章第二

故標居其首監本毛本標作標

亦曰天子正誤亦作故是也

敬親者宋熙寧石刻敬作敬追避宋翼祖諱

刑于四海鄭注本刑作形此正義本則作刑于字監本毛本改於

柰何不敬閩本監本毛本柰作奈案柰木果名假借為柰何字俗作奈何非也

沈宏云清鍾云按陸氏注傳述人當素宏之誤

溫清搔摩

閩本監本毛本清作清是也

肅肅悚慄

閩本監本毛本慄改悚

王者並相通否

案王宜作五

反相通也

正誤反作互

而言德教加於百姓

毛本於作于下同案經作於

不假旨保守也

浦鍾云旨疑言字誤案當作言

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

毛本於改于

案周禮記爾雅

正誤記上補禮字

揚之水

閩本監本毛本揚作揚案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揚

毛本揚作揚案詩王風揚之水釋文

義當易意則引易

毛本義作意非

止

孝經注疏卷第二

虛無齋印
國朝刻

諸侯章第三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

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一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制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

其民人

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

侯之孝也

〔疏〕在上至孝也○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

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不能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則驕祿不則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實財貴充滿而不盈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

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為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無禮為驕奢泰為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居財不吝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上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菑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則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為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

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
 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即句
 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
 共門並如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
 條之說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
 薄恐陷義取為君恒須戒慎疏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
 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
 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
 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
 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
 文也恐墜謂墜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
 可拯濟也云義取為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

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
 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

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
 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

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

法不敢僭上偏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

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

行不敢行

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

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是

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言必守法行必遵道

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

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

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

守其宗廟

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

卿大夫之孝也疏

非先王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諸疾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

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字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

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偏下○正義曰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履曰

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七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
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
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
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
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
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
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
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
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
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至
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又云
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
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
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
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
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緇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鷩畫

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
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是以謂
玄焉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
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于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
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
至敢也○正義曰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
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
也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是也
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
遵道○正義曰此依正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
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
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
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
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
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者也此謂法服法言德行
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
千里遠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
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
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

外可見不假多臆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
宜應摠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
者以服為先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
云以奉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
守宗廟之祀者謂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 人

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

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子既述卿

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懈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古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

疏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惟一者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

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

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

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未守祭祀蓋士之孝也疏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

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

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制恩從

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

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述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為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為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

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書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十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審資視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也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至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

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上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取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疏詩云至所生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正義曰太子

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上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釋言文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孝經注疏卷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諸諸列國之君

石臺本岳本闕本監本毛本下諸字作侯是也

奢泰為溢

監本泰作泰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從小者訛

然後能保其社稷

案臧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

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為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

而其民人

石臺本民作曰避唐太宗諱

則長為社稷之主

毛本長誤帝

所以當守其貴

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常案經作長

仁是稍識仁義

閩本監本毛本上仁字作人案當作人

皆謂華修族恣也

閩本監本毛本族作故不誤毛本謂作爲非也

莛以白莛而與之

監本毛本下莛字作茅是也

共工氏之子曰句龍

案左傳之作有

如臨深淵

石臺本唐石經淵作澹避唐高祖諱

臨深恐墜

鄭注本作隊此正義本則作墜案隊墜古今字

履薄恐陷

監本陷作陷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岳本毛本作陷是也

恒須戒懼

石臺本岳本懼作慎案正義亦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

臨深恐薄墜履浮恐陷者

閩本監本毛本薄墜履浮作墜履薄是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石臺本法作灋案灋法古今字

言卿大夫遵守禮法 石臺本法作灋自此以下注文皆作法

然後能守其宗廟 釋文云本或作庸此正義本則作廟案說文云庸古文廟字

七服藻火 案七當作士

所謂三辰旌旗 監本旌作旂是也

祭社稷五祀則緇冕 案周禮緇作希注云讀為黼或作緇字之誤也

皆畫以爲績 閩本毛本績作績是也

凡七章 案上下文作凡幾也此處亦不應作章

毳畫虎雉 閩本監本毛本雉作雉是也

元者衣無衣

正誤下衣作文是也

此依正義

浦鏜云正疑王字誤案浦說是也

後謂德行

正誤謂作論

懈惰也

石臺本作墮下同案華嚴音義上引作懈墮也與石臺本合

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

監本毛本寐作寤是也

釋古文

閩本監本毛本古作詒是也

懈惰也釋言文

閩本監本毛本作惰也此本誤惰世今改正案今爾雅釋言惰作怠

士章第五

惟一荅十爲士

毛本惟作推荅作合案毛本是也

故禮辨名記曰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下今辨同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

作別名記

言事父非愛與敬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非作兼不誤

又言事土之道

監本土作主亦誤閩本毛本作上

故愛敬双極也

閩本監本双作雙毛本作雙案毛本是也

廣雅曰位涖也

正誤云廣雅作涖祿也案浦鐘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涖取同聲之字為訓王念

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涖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為一孝經正義可據也

孝經注疏卷二投勘記

新建生員杜鰲校

孝經注疏卷二投勘記